



書經集注

0712
466
9



朱喜曰大誥梓材
多士多方等篇
乃當時編人君
告其民之辭多
是書言故當時
士民曉得而今
士人不曉得
方

門 12
466
卷 9

書經集註卷之九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
篇按費音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
也疑當時崩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
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
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
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
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恠周取

書經集註 卷九

殷之易音異下同及讀此八篇又惟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生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砒砒石火也之與美玉然五莽公孫述隗囂音穽零謂覆也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音盛水也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去聲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之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

悝音恢

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未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于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王樵曰諸篇例先言夏光右而後言桀而此章便言桀故疑有缺文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
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
勸勉也迪戒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
上帝所以啟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
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聲乎息矣况望有
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
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
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
有缺文

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

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

憤日欽劓割夏邑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
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
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
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
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

易上象傳

不能以承其象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
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專用之以
成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聲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
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
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
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丁

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眾離而聚之者也民不
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
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

示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
方賢者不克示于多享以至於亡也言桀於義民

不能用於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
叨憤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
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
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
速其上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
者。不惕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
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
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
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
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
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

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雖馬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去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聖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百且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聲則存舍擊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

不得席其餘陰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聲周公所以治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息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命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紂自取亡滅也
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言紂自取亡

誥告以見音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鳴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更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音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音必列，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

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各達天命，瑣屑有

辭與多士言，禁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一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缺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

邦間之。

集萃也。享，享邦之享，禁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衣

惟降時喪

蠲潔恐進也。紂以逸居，逸淫，而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恐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

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

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觀其克念。犬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舟楫，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

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祲妖氣祥譴止口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下同之謂也德輔如毛民鮮聲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

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去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洵殄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警懼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多方罔堪顧之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夾余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實裕於爾

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

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猶所停也其宅收其田可

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

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知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

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

聖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
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
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
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
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
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
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
反於叛亂及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
德不安静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耳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
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
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

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統工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政蓋賤多士授職於洛共長聲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父矣宜相體承竭力其職無貳反側愉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雅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察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與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衆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閱于乃邑謀介

言然其言 卷九 十三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
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
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悻逆悻戾之氣。又能簡
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
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音友商士之善。以
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
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夫惟畀矜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夫
亦將畀矜音與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
於爾。故迪簡拔置之。王朝音矣其庶幾免爾之事。
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
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

詩經集注 卷九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狄爾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
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
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折俾爾離遠爾土
矣爾雖欲宅爾宅畷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
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
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祗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音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
能敬于和猶復扶又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
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
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
惓惓斯民命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則猶有餘

卷九 十一世

語顧盼之光猶睥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葛氏曰詰體也。今一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群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聲上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

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
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
知憂其得入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
也高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
氏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
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

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
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太強之
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
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
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
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
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
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即皋陶與禹

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
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
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
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後者參差初
簪反下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
初宜反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
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

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二者

宅克即宅曰二者有俊克即後嚴惟丕式克

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

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
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

命也。三定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後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立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下同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

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替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

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

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象醜者也。言絕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其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

詩經集註 卷九

井救其地。什伍其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二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
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
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條而
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
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
尊帝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

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
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
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
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
大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入者，卜祝筮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

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苞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音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書經集注 卷九 三十一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各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平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音現下經。亳見史。二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阨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平之，參錯於

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扶音上自王朝音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入，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宅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

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

牧夫是訓用遠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
有司有職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
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
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
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
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
罔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
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
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
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

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丕基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魏叔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止由此。叙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不丕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者。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相度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措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

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
相去聲助左音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
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
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
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

受民

未終惟惠也自一話一語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
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成生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

惟正是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
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
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
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
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

經傳注 卷九 二十五

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
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
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宅之
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
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
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
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
士用勩相我國家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
儉者形容其沾沾便鄙捷之狀也儉利小人不順
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
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
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且

小人陟類用則降其國於晡昧陰陽分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字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詩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

武王之太烈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觀見也耿光德也太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

所弊得無啟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狂狷以野大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戒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舉陶曰彰厥有常士哉常人與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大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温為司寇周公告大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
 躰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
 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
 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法講道經邦三孤
 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論此矣或又
 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
 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
 五服一朝朝音潮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
 一歲一覲者一歲一見者亦與此不
 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
 公方條治治平聲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

未及者鄭重而未及空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
 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各官亦缺
 要要平聲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
 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
 論論去聲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
 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
 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晉也。治官比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不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晉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夏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主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

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

倍亦克用。又明主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百揆無所不揔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軀統不紊，故

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煩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入而已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

時若訓迪厥官

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脩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

禮重正訓也
一也分為二節
正其體統也
訓其職守也

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策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夫地之用連而無迹者也。易曰乾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群姦行改劫曰寇詰姦慝刑強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與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土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土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

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家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家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家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主乃時巡考制度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

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音素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

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

懷。

建官之體統則章既訓迪之美此則居守官職者

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
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王之職
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
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
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

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

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
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
至備凡蒞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
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
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墻面立必無所見而舉錯
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
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
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
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
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

有所闕豈非入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

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

注一本志作智是又一本仁作勤

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

申時行曰上三畏字以競業之字末一畏字以免辱之禍言

後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寵舉能其官

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賢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書經集注

卷九

三十一

書經集注

卷九

三十一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

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前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

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
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沒民方
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
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

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青

微之訓以誥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
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
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一體然
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
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
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必芬是豈黍稷之馨
哉所以必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
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
以告君陳尤當聲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
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者并
也自周公法度言是典章雖具亦無前人之德

則索音各然音各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音去於斯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若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達各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者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納音抽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音都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勺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
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

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覓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不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入而於已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

然寬不可_レ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_レ於和而後容以和之而後可以_レ和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

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言也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

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_レ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

狃于女姦尤敗常亂俗二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尤與夫婦毀敗典常壞亂風俗又犯此二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經集注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采花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

濟然此猶有堅耐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

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

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

不良

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胡孟反義職業有

脩與不脩當簡而別必列之則人勸功行義之良

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固不變允升于大

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

于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堯堅堯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及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入提於桴鼓所以時

乃罔不亦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顧命

顧遠視也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四首曰顧臨死叩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平之變王室幾于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而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空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書經卷之九 周書 顧命 第四十四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官重光，莫麗陳教，則肆肆。

不違用克，達放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莫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

皆一本作習是也

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

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

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天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道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

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

書經卷之九 卷之九 四十一

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

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曰乙丑王

崩

綴衣帷帳也群臣既退徹出帷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白王明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

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

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

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八
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
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
降闡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
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

薛季宣曰山
虞匠人之屬

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裳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
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去声周禮掌次之事者
也。黼裳音屏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裳幄帳如成王
生存之日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座也。敷設重席所謂天
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

禮記曰天子之席
三重莞席一
繒席二篋席
二故謂敷重

純緣音院也。華彩色也。華王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且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六王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
 大貝鼗鼓在西房。父之戈和之弓垂之竹。
 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王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
 刃赤削音鞘朱其刀也大訓二皇五帝之書訓誥
 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
 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
 河十六位北二十七位南三十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

居甲者易太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
 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父和皆古之巧
 工垂舜時共音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
 巧中去聲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
 玉夷王天球王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木惟
 赤力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木惟大玉夷王
 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都可識矣。愚謂寶
 王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
 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
 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
 守也於頤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
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
革輅也王之五輅主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
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
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
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
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
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

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南嚮也執事門側堂也五
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
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
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
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
執戈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
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

書經集言

卷九

五十一

于東垂一人冕執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

銳立于側階。

弁。土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十。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方。內外。嚮。也。堂。簾。曰。祀。冕。大夫。服。劉。銳。屬。矟。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十。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各。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

而奉燕私則後反。七恭。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朝數刻而周廬。註宿衛之廬。陛楯或環以推埋。豎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二十升。每升十錢。麻為冕也。齊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曰賓階也。蟻玄色。

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濟太史秉書由賓階

濟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形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去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太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一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具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

周邦率循天下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

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子
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臨于几遠揚臨終之
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又前子各之義言
法也臨終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法之法之大也
和天_和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
以對揚文武
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スコレキ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世カ心天威ヲ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
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心天威
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
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
焉

乃受同瑁名スメヒ王三宿三祭三嗜ウケヨト上宗曰饗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嗜莫
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嗜葛氏曰受上宗

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

同拜王各拜

太保受王所啐之同而下堂盥洗更音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音貫同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各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去大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噉宰授宗人同拜王各拜

以酒至齒曰噉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宰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各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設政散神之賜而不其其味也若王則喪之王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明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幣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

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韜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王以二伯自陝音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王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廷實或曰黃朱右籬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見並音現下非一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至皆再拜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五十六

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入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失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合聲者，禋者，升堂致命。王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曰：丹拜稽首，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

冢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亦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

丙見外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
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

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死未謚是故曰新陟王畢
盡協合也好惡並去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
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
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天也張皇六

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
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
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列則廢
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
周公於立政亦懇上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惡祖
父之讎上卜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
之見美可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群臣者以外見丙康王在喪故稱名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書經集注 卷之八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外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則亦有能寵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行界四方

不平富者溥博均平溥欵去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外者不務外也。惡輒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無盡而極其

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無盡而極其誠。内外克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掩也。而又有能寵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又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群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

爾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戎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主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音貫下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音咨大功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音現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音答拜音聖人復音扶又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

朱一本作玉

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音催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朱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書經集註九卷終

